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

目錄  
卷二

詳校官員外部  
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太祖起兵

卷二

平定東南

卷三

太祖平漢



卷四

太祖平吳

卷五

方國珍降

卷六

太祖平閩

卷七

平定兩廣

卷八

北伐中原

卷九

畧定秦晉

卷十

故元遺兵

卷十一

太祖平夏

卷十二

太祖平滇

卷十三

胡藍之獄

卷十四

開國規模

卷十五

削奪諸藩

卷十六

燕王起兵

卷十七

建文遜國

卷十八

壬午殉難

卷十九

開設貴州

卷二十

設立三衛

卷二十一

親征漠北

卷二十二

安南叛服

卷二十三

平山東盜



卷二十四

河漕轉運

卷二十五

治水江南

卷二十六

太子監國

卷二十七

高煦之叛

卷二十八

仁宣致治

卷二十九

王振用事

卷三十

麓川之役

卷三十一

平浙閩盜

卷三十二

土木之變

卷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卷三十四

河決之患

卷三十五

南宮復辟

卷三十六

曹石之變

卷三十七

汪直用事

卷三十八

平鄖陽盜

卷三十九

平藤峽盜

卷四十

典復哈密

卷四十一

平固原盜

卷四十二

弘治君臣

卷四十三

劉瑾用事

卷四十四

寘鏞之叛

卷四十五

平河北盜

卷四十六

平蜀盜

卷四十七

宸濠之叛

卷四十八

平南贛盜

卷四十九

江彬奸佞

卷五十

大禮議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卷五十三

誅岑猛

卷五十四

嚴嵩用事

卷五十五

沿海倭亂



卷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卷五十七

大同叛卒

卷五十八

議復河套

卷五十九

庚戌之變

卷六十

俺答封貢

卷六十一

江陵柄政

卷六十二

援朝鮮

卷六十三

平噶拜

卷六十四

平楊應龍

卷六十五

礦稅之弊

卷六十六

東林黨議

卷六十七

爭國本

卷六十八

三案

卷六十九

平奢安

卷七十

平徐鴻儒

卷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卷七十二

崇禎治亂

卷七十三

修明歷法

卷七十四

宦寺誤國

卷七十五

中原羣盜

卷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卷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卷七十九

甲申之變

卷八十

甲申殉難

臣等謹案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

國朝谷應泰編應泰字賡虞豐潤人順治丁亥  
進士官至浙江提學僉事其書仿袁樞通鑑  
紀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君臣事蹟凡八十  
卷每卷為一目始於太祖起兵終於甲申殉  
難當應泰成此書時明史尚未刊定無所折

哀故紀靖難時事深信從亡致身諸錄以惠  
帝遜國為實於滇黔游跡載之極詳又不知  
懿安皇后死節而稱其青衣蒙頭步入成國  
公第俱不免沿野史傳聞之誤然其排比纂  
次詳畧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為淹  
貫每篇後各附論斷皆仿晉書之體以駢偶  
行文而遣詞抑揚隸事親切尤為曲折詳盡  
邵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



輯明一代遺事為石匱藏書應泰脩紀事本  
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  
史雖多體裁未備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  
岱列傳兩家具具有本末應泰並採之以成紀  
事據此則應泰是編取材頗備集衆長以成  
完本其用力亦可謂勤矣乾隆四十二年九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起兵濠梁  
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  
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  
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

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藁葬之仲與太祖昇至山麓綆絕仲還取綆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為僧逾月僧乏食太祖西至合肥歷光固汝穎諸州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

遂不見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絕跡崎  
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穎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  
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布哈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  
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  
欲予倡義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  
門門者疑為謀執見子興子興竒其狀貌與語大悅之  
取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  
女為已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咸呼為朱公子 九

月元丞相托克托既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  
帥餘黨奔濠托克托命賈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興竭力捍  
守時子興屈已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稱王一日  
執子興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乎遂入子  
興家明日彭趙聞釋之

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圍解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雖  
在甥館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  
湯和等皆往歸焉

十四年秋七月，狗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為？」聚恐，請益人。太祖曰：「多人無益，滋

之疑耳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  
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  
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納請留物示信  
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  
約太祖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  
欲他往太祖即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  
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  
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



襲破之亨舉衆降軍聲大振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

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顧定  
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  
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生靈於水火倡仁義  
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  
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國勝一名勝又名宗異定遠  
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畫餽餉甚見親信秋  
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

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陣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既戰遂克滁陽因駐師焉 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牽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為子何世隆來降并

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塞未踰月彭早  
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太祖守盱眙辭勿往  
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鬪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  
趙均用存并彭故部曲狼戾益甚衙子興必欲殺之太  
祖憂之使人說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  
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  
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為少  
寬太祖又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

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  
感讒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  
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日疎遠  
而事之愈恭有譖太祖戰不肯力者子興信之即令其  
人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太祖直  
前奮擊衆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  
三百人出城顧聞鶻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  
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太祖所至禁

剽掠有得即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馬皇后悉所  
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由是疑釁漸釋 冬十月元丞  
相托克托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子興  
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脣  
齒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  
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勿吉為辭  
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於是帥師東與耿  
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

壘與戰尋以計給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  
戟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逼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  
州既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  
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 太祖  
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  
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  
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  
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虹縣胡大海來歸大海長身

鐵面智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為前鋒

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兵三千號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椎結左衽衣青衣佯為彼兵以四橐駝載賞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

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至和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額森特穆爾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額森特穆爾夜遁再成兵既敗歸謂天祐等已陷



沒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  
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  
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  
辭衆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滅其口是速  
之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  
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率兵往收敗卒仍  
規取和陽太祖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  
人先進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乃入撫定城中子興屬

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滌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諸將多子興故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太祖與諸將分闕和陽城諸將斃工未就太祖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斃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

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太子圖堅樞密副使班珠瑪民  
兵元帥陳埜先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  
不通太祖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太祖出復攻和陽李  
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甚衆元兵皆走渡江濠州舊  
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子興典故與德崖隙聞  
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  
崖後太祖送其軍出城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  
德崖軍鬪德崖為子興所執太祖大驚亟呼耿炳文吳

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太祖行數里  
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子興聞太祖被留  
如失左右手急遣徐達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太祖  
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達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

太祖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魯爾為皇帝號小明  
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檄興子為元帥張天  
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寧能受制  
於人耶不受 虹縣人鄧愈來歸愈年十六從父兄起

兵父兄戰沒愈代領其衆每戰必挺身破敵軍中服其  
勇太祖命充管軍總管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  
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  
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  
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為  
先鋒太祖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  
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儻得效力於智者  
雖死猶生太祖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未晚

也。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華高等各率眾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為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險，然未入江。漫濟哈雅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會巢湖將趙普勝蓄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太祖遂聲言歸和。

陽取舟同攻漫濟哈雅實欲以兵勢挾之既歸集商人  
舟載精銳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漫濟哈雅敵舟高大  
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時湖口  
淺涸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潯陽橋衆恐舟大不  
能渡比至纔餘分寸永安等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  
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太祖帥諸將渡江永安請所向  
太祖曰采石大鎮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難為備禦  
攻之必克迺乘風舉帆舳艫齊發頃刻達牛渚太祖先

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  
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  
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平章旺扎勒布哈  
萬戶萬鈞達魯噶齊普里罕忽里等棄城遁丙辰克太  
平路初太祖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飭軍士榜  
及入城揭之通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太平路  
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  
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



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

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  
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  
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  
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  
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  
凡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

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陶安叅幕府  
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蓋以火德王  
故也 時太平四面皆元兵漫濟哈雅阿魯輝等以巨  
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瑄先與其將康茂  
才水陸分道寇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  
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瑄先率衆來攻時有黃雲  
罩於城臯瑄先驚敗為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 八  
月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初陳

桀先被執太祖釋不殺桀先詐曰生我何為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桀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漫濟哈雅阿嚕輝等見桀先敗還駐峪溪口諸軍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桀先之為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為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名語之

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  
埜先歸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因為書報曰  
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崗三面據水以山為郭以江  
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  
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  
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並進  
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  
里攻城則慮其斷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

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邪桡先得書詐不行諸軍進攻集慶桡先遂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興之子也桡先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遣

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堃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堃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漫濟哈雅擁舟師結寨采石圖犄角窺太平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戶納噶楚北歸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噶楚居鬱鬱不樂至是太祖名語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况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十六年春元兵屯采石將士家屬留和州道梗常遇春

攻之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  
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漫濟哈雅僅以身免  
自是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朔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  
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  
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  
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  
用一人侍卧榻傍太祖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  
月十日進攻集慶路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

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庚寅克集慶路漫濟哈雅遁歸張士誠康茂才等帥衆來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獲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



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太祖嘉福壽之忠為棺衾以禮葬之

谷應泰曰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鼓其朝銳所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滁和南收姑孰金陵一下天物克基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塋紫衣視疾以至伽藍立珽之奇黃雲覆城之瑞論者嘖嘖莫不謂生而神靈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隆峻實則命世之器非夫

羣雄艸竊所能閤奸而覬覦者觀其救民塗炭除  
暴去苛縱還婦女不貪玉帛納陶安之說進馮國  
用之謀是其仁也褒嘉斬義禮葬福壽赴子興之  
難縱堃先之去是其義也克太平而延見名士入  
金陵而拊慰父老是其禮也還軍降定遠移師救  
六合借天語以拒酖毒環宿衛以定反側是其智  
也擊哈雅於黃墩麾遇春於采石叱元使者不  
奉韓魯爾是其勇也嗟乎濠城之起始於揭竿乃

能規模弘敞有茲不世出之畧是則五德既備百  
神自呵而術數之家沾沾以休徵福應為王者受  
命之符則但知其得天而不考其順人良足哂也  
雖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  
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自  
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即在  
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  
臣人如碁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

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  
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  
水豈盡地脉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定東南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

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  
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進兵攻鎮  
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旺扎勒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  
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  
下金壇丹陽諸縣克之改鎮江為江淮府命徐達湯和  
為統軍元帥鎮守已而復以江淮府為鎮江府 六月  
乙卯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改為廣興府以鄧愈鎮守 秋七月己卯置江南等處

行中書省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行丞相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賢為叅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為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為僉事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為校官累遷置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

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徐達等  
至鎮江得從龍還報太祖喜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  
往聘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太祖即元故御  
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  
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  
呼為先生而不名 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  
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 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寇  
廣德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尋



遣裨將費子賢攻武康安吉皆下之

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寧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我師扼險破走之乃造飛車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守將楊仲英不能支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將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亮祖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我師戰我軍為所獲者六十餘人諸將勿能當至是徐達等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

被鎗而還太祖督兵攻破之縛亮祖以見太祖曰今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下 秋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巴爾思布哈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庚辰克徽州路納與阿魯輝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擊敗之納等自殺改徽州路為興安府命鄧愈守之 九月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鎮南王博囉布哈

據揚州日屠居民以為食元帥繆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馬二千匹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耿再成張德林守之按籍城中居民僅得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元苗帥楊

旺扎勒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

夾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殺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吳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愈遣裨將王弼孫虎攻婺源斬元將特穆爾布哈婺源元帥汪同降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茂才蘄州人初結義旅為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裕溪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潰散豎寨於天寧州太祖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

江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  
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屢敗天也生死  
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屢有功至是太  
祖進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  
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  
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  
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  
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

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輝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勵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建德路太祖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闕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

拒擊敗之追至淳安敵望風潰遂安守將洪元帥率衆  
五千援淳安復戰敗之降其衆千餘丙辰克建德路元  
守將布哈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改建德  
路為嚴州府五月苗帥楊旺扎勒率衆屯徽之烏龍嶺文  
忠愈合兵擊却之癸酉下浦江縣文忠既下浦江聞鄭  
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為義門禁軍士毋侵掠是  
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 十一月辛丑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

有事則戰無事則畊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畊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初胡大海取蘭谿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已而婺州堅守不下太祖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甲子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名



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  
士宋升名名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太祖悅  
命叅帷幄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往婺  
州偵探宗顯少攻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寓居嚴州胡大  
海薦之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偵知城中  
守將各自為心還報太祖喜曰我得婺州命汝作知府  
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急與叅  
謀胡深章溢議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

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太祖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以精兵遏之其勢即破援兵破則城中不勞而下矣翼日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長亘天頂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

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疆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

僉甯安慶夜遣都事李相絕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太

祖許之甲申兵既入守將惶恐失措遂擒特穆爾刺實石

抹厚孫等下令禁侵暴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分置中書

省名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由等十餘人皆會食

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

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

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

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即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十九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  
初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  
言自負至是謁上於寧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  
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才有竒識者乃能知竒士閣下  
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太祖曰  
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  
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難定也  
太祖喜即授博士留帷幄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

為知府 三月甲午宥獄囚 五月辛酉太祖將自寧

越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吾以爾

才故特命爾守宋巴延布哈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

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

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

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遂還太祖既至建康以無為州

逼近肘腋遣兵克之 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

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

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  
穴地道攻之宋巴延布哈悉力捍禦以束葦灌油燒呂  
公車駕千斤秤鈎懶龍爪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  
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  
其所架砲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夜  
出小西門迎大軍入衆遂潰擒宋巴延布哈遇春還寧  
越尋改寧越為金華府 冬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  
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

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咸擣敗之元處州守將叅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弛怠無鬪志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即出軍樊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巔最險阨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壬寅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



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  
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四人賢故遣使  
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許元黃天錫太  
祖皆徵用之

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襲兄職 三月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  
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

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竒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蒼併

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  
此不為欲悠悠安之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  
所為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  
人力也既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  
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太祖一日從容問陶  
安曰劉基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  
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未幾

以濂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為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叅將

胡大海初苗帥楊旺扎勒為張士誠所殺劉震等從員城

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

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曰胡叅政待我輩

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

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

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

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

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

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甯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闕住執郎中王愷愷罵賊不屈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緹城走嚴州告變李文忠急遣何世明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走降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為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

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矣乃釋之大海養子

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之民

乃定 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

大海亦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變即上馬收軍

不及迎戰罵曰死賊何負爾反耶賊直前刺再成中頸

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賊環卒守之脇炎降炎不屈大

罵賊賊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

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皆不屈死文

忠復調兵屯縉雲圖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諸軍同進討時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州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曲朱絢等遂集各部將士會同邵榮王祐等往討賊遇賀仁德戰敗之癸酉復處州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東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



全軍馬

二十三年春二月申將士屯田之令時康茂才屯積充  
仞他將皆不及特申諭及時開墾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  
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即吳王位建百官司屬以  
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  
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  
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

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  
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克位  
而已 秋七月丁丑克廬州路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  
將吳復先登挫敵降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窮蹙棄城  
走安豐遂克其城執君弼母妻送建康君弼部將許榮  
以舒城降

二十五年春正月徐達遣指揮張彬克辰州傅友德克  
衡州胡海克寶慶路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朱文正遣

叅政何文暉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擢顯江西

行省叅政時陳友諒既平荆襄南北次第皆下 夏五

月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湘漢諸郡太祖嘗與徐達常

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

襟喉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

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煽動辟之樹木

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榦榦若有損枝葉何有今宜增

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

命遇春將兵往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  
政事諭之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  
得州郡駐兵撫輯近聞王保保居汝寧彼之所為如築  
堤壅水唯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人心之歸  
正如穿穴其堤使水走下力少而功多愈奉命遂行時  
元同僉任亮擁衆柵守安陸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  
倍道徑擣之傅友德奮兵進擊身被九創亮兵大潰遂  
生擒之乙未克安陸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釋之授指

揮僉事遇春兵至襄陽已卯守將棄城遁 秋七月丁  
巳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本所斬之取永新州戮左  
丞周安等仍命和回守常州時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  
遣使獻鎮遠吉州二府婺川等十縣龍泉等三十四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  
二年軍國之費吾民效順轉輸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  
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  
不可也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秫 五月時淮地悉平

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扼其四門晝夜環攻之於城東龍垵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克安豐元將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珠徹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珠展引兵來救復戰敗走之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因元南臺為宮稍隘太祖乃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

鍾山之趾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盡據山川之勝焉  
十二月韓魯爾卒于瓜步魯爾為劉福通所立都於亳  
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  
誠乃走入建康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魯爾  
復自建康至瓜步卒于道太祖始及羣臣定議以明年  
為吳元年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指揮戴德  
率兵取沅州 二月命免應天太平鎮江諸郡租賦有

差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罹兵革生息未遂予甚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太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得食粗糲頗亦甘之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繫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租賦



一年已復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糧稅三年夏

六月久不雨太祖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率宮中素食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太祖曰天雖雨害稼必多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乃下令免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即皇帝位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

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安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  
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徒尚  
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  
有歸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  
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志驕氣盈卒致滅亡吾豈得更  
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毋庸汲汲也

谷應泰曰語云始事者盛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  
北然秦據咸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合於

是談形勝者以為三吳於越勢同鼉爾無足貴也  
乃高皇帝畧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華  
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所不得已也  
蓋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失馭彼且磨牙  
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乘之我有棄貨彼將資之顧  
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旺扎勒圖守鎮江楊仲英  
守寧國張明鑑據維揚巴爾思布哈駐徽州石抹  
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巴延布哈守衢州

以至鄧仲謙拒命於新淦任亮擁衆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忠天心佑順櫛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矢費糧銖積寸累萎枯之間反者再起蓋戡亂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成虛名別奉感諸將之議正魯爾之位則彼將遙擅太阿予奪愛憎盆子聖公必隳大業時無青田沮散厥謀即江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為營田使而積貯豐盈設民兵萬戶府而農戰復古規取襄漢諸

郡而上游建瓴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凡諸  
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即  
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馭建炎之弩末乎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崇本

騰錄監生 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漢

 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太祖命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禎等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入城執天完將洪元帥斬之天完徐壽輝偽號也并擒其副

將魏壽徐天雄等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于陳冒陳姓常為書獄吏意忽忽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等起兵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為元帥文俊漸專恣友諒積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強茲為戰爭之始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陷江西隆興瑞州己巳遣其黨

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  
援遇賊敗沒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俞通海尋復池州  
普勝驍將號雙刀趙初結砦巢湖已歸友諒趙德勝畧  
石埭擒友諒將錢清

十九年春三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總制  
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  
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破走之  
夏四月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大

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艨艟癸酉復池州擒偽帥洪鈞  
等時太祖經營浙東方憂普勝剽掠聞捷大喜擢徐達  
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有差 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  
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普勝部  
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友諒叅政郭泰領兵至沙河  
迎戰達復大破之斬泰獲輜重無筭遂克潛山 九月  
僉院俞廷玉帥兵攻安慶不克沒於陣諸將患之太祖  
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用間以離之一

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嘗為普勝畫策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置書與客故達普勝客懼來歸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普勝出迎至鴈汊登舟友諒殺之併其軍冬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

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幽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

二十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兵九華山待之而以羸弱守城友諒明日果至直造城下鋒銳甚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達曰此皆勦敵也不殺將為後

患若以上聞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太祖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為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憚命悉放還 閏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僊甚不能戰丙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

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  
賊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縛雲舟檣叢射之比死  
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抗節不屈死之方  
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郃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  
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  
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郃氏  
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郃瘞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  
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孫



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啣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偽號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槓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軍中遂以采

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乃率眾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太祖心非諸將議獨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

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艦乘城為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太祖自將禦之太祖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

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  
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  
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  
茂才曰惟命太祖曰汝與友諒雅游今友諒入寇吾欲  
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偽約降為內  
應招之速來紹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  
曰諾家有老閹舊嘗事友諒遣使賫書必信無疑太祖  
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太祖

曰遲則二寇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  
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闔者乘小舸徑至友諒  
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闔者曰見守江東  
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  
至則呼老康為驗闔者諾歸告太祖太祖喜曰賊入吾  
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  
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亟命趙德勝  
跨新河築虎口城守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

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

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  
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  
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未信  
忽風起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太祖下令拔柵諸  
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太祖命發  
鼓鼓大震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  
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值潮  
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筭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

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太祖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潰追至采石復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戰益力流血淋漓旋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於觀渡橋亦敗之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辛酉遂復太平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



臨至是常遇春命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  
禦遂固 六月戊寅胡大海取信州大海率兵至靈溪  
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  
衆潰遂克之改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同僉  
守之 七月徐壽輝舊將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  
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以城來降太祖命鄧愈往鎮  
之饒濱鄱陽湖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光等連營拒  
之屢殲其衆已而漢將侯邦佐臨浮梁于光單騎來歸

時安慶為長江上流要地先是趙普勝守之頗難攻  
取友諒既殺普勝用別將守安慶而以普勝部將張志  
雄帥兵從侵建康志雄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鬪志來  
降因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太祖命巢湖將  
僉院趙伯仲守之尋為張定邊所破伯仲遁還太祖怒  
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當誅之常遇春諍曰  
伯仲係渡江勲舊宜曲赦之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警  
後賜弓弦令自盡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 九月徐

壽輝舊將歐普祥以袁州來降陳友諒遣其弟友仁攻普祥普祥擊敗之擒友仁友諒懼乃與普祥約和釋友仁歸

二十一年春三月陳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據草平鎮逼浙東援兵胡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死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於東津橋遂復玉山抵廣信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而德濟兵少僅嬰城守遣使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

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戰馬器械無算大海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太祖釋而用之征江州南昌用為鄉道 秋八月太祖決計伐陳友諒會李明道具言友諒弒徐壽輝後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恃也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友諒

殺主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將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  
等各厲士卒以從庚寅太祖御龍驤巨艦帥舟師乘風  
溯流而上烏數萬夾上艦而飛戊戌抵安慶敵固守不  
戰乃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  
擊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  
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太祖從之遂率兵西上長驅過  
小孤友諒將丁普郎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  
後徙碭山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剽掠入蜀常

為軍鋒冠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明師攻江州而嘆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竒之擢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壬寅次湖口友諒舟出江偵邏擊敗之乘勝至江州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卒不能軍挈妻子夜奔武昌癸卯師入江州乘勝追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納款且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

所部兵太祖有難色劉基自後跼所坐胡床太祖悟許之賜書慰諭畧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竒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筴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

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梁鉉等攻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遣康泰詣九江降廷瑞後改名廷美 漢將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皆遣使納款命



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臨江諸郡鄧愈帥兵襲浮梁友諒叅政侯邦佐棄城遁于光進拔樂平敗偽蕭總管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悉定十月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尋被獲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幸南昌胡廷瑞率祝宗康秦等迎謁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鎮南昌時宗

秦降非本意即欲謀叛廷瑞密以言上乃令宗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二月太祖率胡廷瑞等還建康宗泰行至女兒港遂叛道掠布商船為旗反兵劫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死之鄧愈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走還建康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至新淦為鄧志明所殺秦走廣信以廷瑞甥特宥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曰南昌控引荆越西南之

藩屏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  
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叅政鄧  
愈鎮之八陳指揮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興  
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冬十二月漢將熊天瑞寇  
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  
安鼎臣剽悍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為饒大膽丁亥朱  
文正遣兵復吉安鼎臣出走

二十三年春二月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于光走還

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大作舟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艚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艚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壬戌薄城下諸將分門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策應丙寅友諒親督兵攻撫州門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

力來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  
柵賊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  
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  
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  
平章劉震昭敵兵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  
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  
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煨鐵戟鐵鈎穿柵復  
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

中備禦萬方殺傷甚衆友諒分遣饒鼎臣等隘吉安李  
明道叛守將曾萬中死之劉齊朱叔華被執臨江復  
執趙天麟以三人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賊復攻宮  
步士步二門趙德勝巡城至宮步門賊伏蹶張弩射之  
中腰脅箭深入六寸拔出拊髀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  
矢石者屢矣未有若此之創者命也獨恨不能從主上  
掃清中原耳遂卒南昌被圍既久內外阻絕文正遣千  
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

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  
候至暮見無降意縛降卒至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漁舟  
從水關出越石頭城晝行夜止半月達建康時太祖方  
親破張士誠將呂珍於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  
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子  
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  
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  
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

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降非不死且富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太祖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太祖親督諸將會師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癸未進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



防其奔逸丙戌友諒圍南昌凡八十有五日聞太祖至  
解圍東出鄱陽逆戰太祖率諸將由松門入鄱陽湖丁  
亥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太祖見之謂諸將  
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二  
十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  
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  
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  
巨舟而還軍聲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

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亦死戰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漠兵匝焉程國勝劍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宋貴陳兆先俱戰死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

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退去會日暮太祖鳴鉦集  
諸將申約束恐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回守建康已  
丑太祖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  
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前  
右師少却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  
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為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  
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  
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為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

鬪敵狀令敵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友諒為之喪氣普畧即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剄丁普郎余袒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

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已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聯大艦拒戰蔽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

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為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劉基亦密

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  
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  
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  
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  
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  
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  
我師猶多戮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  
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無所據矣

友諒猶豫不能決至是失亡多乃曰右金吾是也左金吾聞之懼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歸友諒兵益衰太祖既駐師彭蠡移書友諒曰公乘尾大不掉之舟殞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死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



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之又令一軍立柵  
於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  
吾船對泊瀦磯嘗遣使賫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  
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  
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  
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  
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吾與公耳何乃  
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

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荅太祖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掠糧於南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勢益困時我師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太祖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

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  
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  
濱以俟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生死且曰如其  
生往者必還若不還死決矣乃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  
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  
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明日平章陳桢等  
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  
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諸

將多勸太祖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不從初劉基自青  
田還建康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  
宜先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  
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  
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  
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  
兒於安豐太祖親率諸將援之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  
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

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帥而上至是太祖謂基曰我不當  
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  
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  
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割  
據惟友諒驕悍為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  
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當富貴  
今其時矣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至是  
敗年四十四稱帝僅四年友諒既敗太祖喜謂諸將曰

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班師還告廟飲至  
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  
差太祖經理建康守禦畢留徐達等脩吳壬午復率諸  
將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四門又於江  
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  
郡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甲寅太祖還建康命常遇  
春率諸將圍之

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

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俯城中可  
瞰也漢兵屯焉太祖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  
登一鼓奪之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  
不為沮人服其勇敢將陳同僉者驍捷善禦馳入中軍  
帳下太祖方坐胡床疾呼曰郭四為我殺賊英持鎗奮  
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  
服紅錦袍賜之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潭岳兵來援至  
夜婆山太祖命常遇春乘其衆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必

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縛至城  
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  
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為善  
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  
入城諭陳理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固請曰主  
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  
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  
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



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相持哭哭止復仁諭以太祖  
意詞旨懇切時陳氏將畧無右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

支癸丑陳理銜壁肉袒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至軍門  
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太祖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  
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  
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  
資裝皆俾自隨明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  
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

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立湖廣  
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叅政守之封陳理為歸  
德侯 江西行省以友諒鏐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  
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異耶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  
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夏四月丙申命建忠  
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  
兆先余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  
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

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推德  
曹信遠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乙巳命建忠臣  
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齊朱叔華許圭朱潛  
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誠葉琛趙天  
麟等十有四人 時漢既平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  
八月壬辰命常遇春鄧愈率兵討之愈與遇春合兵平  
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  
及其兄克明俱伏誅時李明道匿武寧山被獲太祖以

其反覆亦幾之遇春兵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曰歸語而父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已而鼎臣復肆剽掠王國寶擊斬之 九月乙未命徐達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故偽漢知院姜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為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 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太祖諭遇春等曰熊天

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二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百姓苟得地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槌以拒且戰且却遇春曰壯士也止勿

追 十二月徐達克辰州衡州 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語及伐陳之事簡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  
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  
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  
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闔殺傷實  
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  
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  
降服一者士卒不傷一者生靈獲全所得不已多乎簡

大悅服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降其所統南安雄州韶州諸郡皆下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先是天瑞橫歛取民財太祖悉命罷之甲戌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南雄守將孫

榮祖等各籍兵糧來降遇春振旅還

谷應泰曰慨自元人失馭羣雄蠢發逐鹿之夫所  
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  
誠據吳徐貞一據蘄明王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  
然皆闔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  
驍鷲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剽  
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土者非特漢之文  
伯子陽唐之世克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



規偽漢後取偽吳成筭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  
拔柵大奪戰舸柴桑陳兵自天而下不待康郎報  
捷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茂  
才作謀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  
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  
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  
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干城仗普勝而旋即殺之  
北面事壽輝而旋即斃之名實交喪忠勇並失誠

所謂聶聲紫色聖王之驅除耳而論者以周顛仰  
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雷老之忽然不見  
王者所至諸神効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闥  
之風歸命少竇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  
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  
窺襄鄧荆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  
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  
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

銳議者欲降獨劉基以為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豈  
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覆楚  
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